龙井村行记

■ 锋语者

全州县安和镇有口龙井泉，泉水丰沛，漫溢下行，是为龙井河。河边有条小村子，因河而得名，叫做龙井村。

龙井河之水平缓铺展，无声无息，似是凝滞不动，循着沿岸屋舍转弯抹角，乍一看，像极了从村中延伸出来的平坦大道。河里的水草，茂密悠长，绿得发亮，顺着水流轻柔倾伏，如同用梳子篦过的发丝，软软地，随着龙井河舒缓的呼吸，轻轻摇曳。

河岸上有一条木栈道，伴随着河水迂回。村人在家门前筑池引水，种植着慈菇，茎叶如箭簇，疏疏落落，直直地，寂寂地，游鱼藏不住，索性逐着人影漫游。两位妇女在河边捣衣，一位蹲身岸边，捶打着衣物；另一位高卷裤腿，立于水中的石阶，笑声清朗。一棵苍老的相思树，以河道为床，横斜于水面，树荫里浮着几个白点，细看时是几只戏水的白鸭。树根旁闲坐一位阿婆，守住一篮无花果。见游人行近，阿婆并不叫卖，捡起几颗果实，微笑地递出："自家园里摘的，尝一个。"我们各接了一颗，果子软而弹手，掰开，果肉饱满，咬一口，香气馥郁，嘴唇染上淡淡的红。问及龙井泉在何处，阿婆挥着蒲葵扇，往上游一指。

我们顺着河流徐徐前行，木栈道陡然一转，拐过一条小石桥，转到河的对岸。小石桥像一条彩虹，倒卧于河中。中央最低处，一层薄薄河水漫过桥面，悄无声息抹去了我们走过时的足迹。过了小桥，两岸绿树围合，夹住一道浅浅的山涧。行不足百步，脚下忽然生起一股淡淡的轻烟，让人恍如踏雾而行。那烟云自山涧中蒸腾而起，萦绕着水面，升沉聚散，眼前的溪石，青山和林木，像失去了根基，悬浮于烟霞上面。不经意间已行至栈道的尽头，前方已无坦途，只余一片密林。烟云退去，复见一泓白水，源头却隐而不见。

密林草木庞杂，依稀可辨人迹。拔草行进，寻得一条尺余宽的弯曲土径，长约一里，通往隐在岩壁之下的一汪水潭。水潭不大，约莫亩余，水色澄澈，如一面蓝绿交织的巨镜。向阳的水面，碧绿如玉，泛着淡黄色的光。贴近山体处，潭水晶莹剔透，蓝得发脆。岩壁向内凹进，状如穹庐，底下浮水盈盈。岩顶上数根钟乳石倒悬，几乎插入水面。

水潭边上泊着几只橡皮艇，一位头戴草帽的阿伯，坐在潭水里冒出来的一块石头上。我们扫码付了船资，阿伯立起身，一步跨上岸，拽紧绳索，助我们上了小艇，随后轻轻松手，橡皮艇悠悠荡向潭水中央。

在潭中划行，潭水清冽冰凉，深不见底，幽远无尽，教人明知这里就是龙井泉，却寻不到泉眼之影踪。橡皮艇缓缓靠近石壁，荡入穹窟，岩顶渐低，人已不能正坐，需半卧于橡皮艇上。此时不用划水，只凭手掌或木桨抵着岩顶，方可牵引着小艇前行。在岩窟深处停歇，隐隐可感潭水在流动，顺着水势往里面看，依稀有光。此处岩顶几乎贴近水面，小艇无法进入。前方虽有出口，人却不能前行。想来那林外溪涧里的烟霞，当是这潭水潜过暗河，复出地表，遇上暖阳，冷热相激，造就的一番仙境。

小艇在幽深处荡漾，凉意沁人，湿意沾衣。忽感有清风拂过面庞，眼前变得分外明亮，水光耀跃，映射在岩壁上。原来这里穹顶裂开一个天洞，从岩底贯穿到山顶。一束天光直坠而下，在水面上晕开，幻化出五彩波光，水汽漂浮明灭，浮光跃金，如同佛光漫洒。

我们仰面卧于小艇上，任其自横，谁也没有开口说话，生怕惊落钟乳石上的凝珠。小艇静静漂浮，潭水默然流淌。一潭蓝绿，一柱光，几个屏息不语的人，还有水潭外隐隐约约的捣衣声。

阿妈的扁担（外一首）

■ 张玉婵

本是一竿青青秀竹
爱与清风流云嬉戏
或在微皱的河笺上
写下几句婉约的诗行

命运的刀落下
生命渐渐褪去了青涩的绿
却在汗水无声的磨砺下
拥有了沉稳的黄

横着，是单薄的双肩
哪怕骨节咯咯作响
依然踩着不变的节拍
成为一张奋力向上的翅膀

竖着，是坚韧的脊梁
哪怕被压成了一把弓
依然竭尽全力
把箭射到最远的远方

爷爷的锄头

一次次被高高抡起
又一次次重重落下
锄头累得嗡嗡直叫
爷爷却总是闷声不响

如今，锄头搁在墙角
被稻香抚过的刃口
凝着一团土黄的乡愁
只有爷爷
把自己种成了稻穗
秋风一吹
每一颗种子
都纷纷向着田野
弯腰点头



夕阳西下 陆军 摄

快捷投稿
扫码关注

小说连载
4

晚归

■ 叶进雄

后来发生的那件事，直到现在回想起来，林依依后背还一阵阵冒冷汗。

一个深夜，手机收到一张照片。

白墙做背景，一旁摆着一把刀，刺目的血迹让人心头一紧，头皮发麻。

那个往日英气刚烈、从不示弱的苏晚，斜靠墙角，眼神破碎癫狂，一副什么都豁出去的模样。

附带的几句话，重重砸在林依依心上：

"依依，我爱你！你不立刻来见我，我今晚就死在这里。"

"我说得出，就做得到。"

"我的命，是你亲手不要的。"

看见消息的瞬间，林依依浑身发冷，手脚僵硬，铺天盖地的恐惧压得人喘不过气。

吵架结怨，或是痛痛快快一别两宽，这些她都扛得住。真正叫她恐惧的，就是拿性命当筹码，用感情绑架旁人，把自己一整个人生的重担，硬压到另一个人的肩头。

那一整夜，她几乎没有喘息的余地。

打心底害怕真的闹出人命，不愿一条鲜活的性命毁在这件事上，更不想往后一辈子，都背负这份沉甸甸的愧疚。隔着遥遥千里，她急急忙忙报警，托相熟的朋友赶过去阻拦，整整一夜合不上眼，心神大乱。

万幸苏晚被及时救下。可那些偏执伤人的话语，深深烙进了林依依的骨子里。

经历这场风波，林依依落下了很重的心理阴影。

长时间经受这种精神折磨，再面对亲密关系的时候，人很容易本能恐慌。旁人眼里轰轰烈烈、满心满眼都是爱的浪漫，落到林依依这儿，只剩下窒息、束缚，还有随时会降临的毁灭。

自此以后，她把心紧紧封闭起来。

不敢坦然接纳谁的示好，接不住别人毫无保留的偏爱，没办法全身心投入一段感情。心底刚冒出来一丝好感，先往后退；动了心思，赶紧藏好；察觉到暧昧苗头，主动躲开。

她待人依旧温和客气，可心底立着一道跨不过去的界限。就算往后一个人过得冷清平淡，也绝不愿意重蹈覆辙，再经历一回这种没完没了的纠缠。

窗外的秋雨，还在淅淅沥沥往下落。

三年一晃而过，那场几乎把人拖垮的纠缠总算落幕，苏晚彻底销声匿迹，再也没有半点音讯。

受过的伤痛，却不会凭空消散。

骨子里多出来的那份胆怯，心底筑起的层层防备，遇事第一反应只想躲开的本能，全都来自那一场毁灭性的过往。

也正是这份旧伤疤，造就了她之后一次次隐忍躲闪。面对直白炽热的追求，她满心戒备，不停后退；遇上吴俊轩，对方处事温柔有分寸，好感慢慢滋生，她依旧小心翼翼，不敢随便应允。

寒夜里留下的伤痕，一年一年慢慢沉淀。

没人看得出来，这个安安静静、温柔漂亮的姑娘，心里藏着一段足以改写一生的同性感情劫难。

也没人预料得到，这层厚厚的心防，会在往后深秋的晚风之中，迎来一场或许能慢慢抚平伤痛的温柔相遇。

雨雾，慢慢散开了。

第三章 秋雨漫城

南方的秋天，真的没啥干爽的感觉。

不像北方，秋风一吹，天立马清亮利落。这边入了九月，主打一个没完没了的阴雨。天总是阴沉沉的，雨不大，就是细密得很，从早到晚飘着，空气里全是水汽，走到哪都是潮乎乎的。不冷，但是闷，压得人心里舒展不开，莫名就有点提不起劲。

傍晚六点半，刚好卡在晚高峰最要命的时间点。

天还没彻底黑透，灰蒙蒙的夜色一点点压下来，雨丝密密麻麻糊在空气里。放眼望去，整条街都是雾蒙蒙的，高楼轮廓看不清，街边的霓虹灯、广告牌的光，全都被雨揉成一团一团的柔光，看着温柔，实则堵得人心烦。

路面被连日的雨水泡得湿透，黑油油的一层，稍微低洼的地方积着浅浅的水。路灯照下来，水面反光晃眼，车子一开过去，哗啦溅起一片水花。整条马路堵得水泄不通，车子一步一挪，喇叭声此起彼伏，混着雨声、路人说话声、电动车穿梭的动静，乱糟糟堆在一起，热闹是真热闹，压抑也是真压抑。

林依依撑着一把黑色的旧雨伞，混在人行道的人潮里慢慢走。

这把伞她用好几年了，很普通，没什么花纹，就是结实耐用。伞面吸满了雨水，摸上去湿漉漉的，伞沿不停往下滴水。风一吹，雨珠斜着打过来，落在她肩膀和胳膊上，凉丝丝的。不算冷，却能瞬间把下班之后那点慵懒、疲惫都冲散，让人脑子瞬间清醒。

路边的行道树还没落完叶子，大半都是绿的，夹杂着少许泛黄的枯叶，被雨水打得沉甸甸的，全都耷拉在枝头。偶尔有风刮过，几片叶子晃晃悠悠落下来，轻轻贴在湿漉漉的地砖上，没人踩，没人捡，就安安静静地待着，很快就被路过的行人忽略。